

士材三書

許承正

乾隆丁亥新鐫

吳門尤生洲先生輯

承德堂發

合鐫增補
士材三書

承德堂梓行

序

雲間李士材先生近代之國醫
也所著書甚富其行本曰診家
正眼以審脈也曰本艸通玄以
辨藥也其藏本曰病機沙篆則
治法備焉尤爲枕中秘云予猶

子生洲爲先生高弟合而鑄之
顏曰士材三書而問序於予予
非越人烏知醫道哉然嘗讀史
記至倉公傳而異之夫司馬氏
家學乃天官書耳太史公之不
解刀圭鍼砭猶太倉公之不識

象緯曆數也其所據以立傳者
不過取其自述之言與已驗之
事耳然太倉之名卒得太史公
以傳若李先生之人與書傳矣
予又何能傳李先生顧我念之
天下之物可以生人殺人者惟

兵與藥而其用亦相似良將之用兵也必察其地之高下險易料其衆之虛實勞逸而後攻守刼伏之法行焉良醫之用藥也診其脈之浮沉遲數體其性之溫涼甘苦而後補瀉收洩之法

施焉故將之操縱在心非營壁
刁斗之謂也然讀孫吳之書諳
五花八陣之圖雖非百勝之師
而亦不至於敗醫之感通在意
非君臣佐使之謂也然習岐黃
之經熟五氣九藏之理雖無萬

全之術而亦不至於亡吾聞李
先生之治病多任意而不拘法
一方出人或相與駭之然投之
輒中十不失一及讀其三書則
參伍古今窮究標本變化而不
離其宗又何詳且慎也先生蓋

曰醫之以法殺人者什三以意
殺人者什七殺於法猶可救也
殺於意不可宥也昔人謂意之
所解口莫能宣其筆之書者成
法具在使後之學者高者神明
吾意次者亦固守吾法足矣且

先生晚年精於二氏故其名書
曰正眼曰通玄曰沙篆均有取
焉將使讀其書者譯貝葉而參
三要之禪覩金丹而悟九還之
旨則又未可以醫道盡先生也
生洲之先有思齋公爲吾宗和

鵲必傳異書游先生之門而益
進焉故其謨爲壽世青編頗多
微言妙義予旣仰先生有素而
亦樂舉師說爲生洲勉故不辭
序之若此太史公曰守數精明
爲名者宗後世修序弗能易也

予於先生亦云

康熙丁未夏五吳門尤侗題于

看雲草堂



增補診家正眼序

天下操生殺之權者惟君與相耳。乃權位而外又有醫士焉。人知君相不易爲，不知醫士尤不易爲。蓋君相之生殺人也，其道顯而共聞；醫士之生殺人也，其道微而難辨。其難辨者何哉？藏府在內，以三指測之，稍有謬誤，生死攸分。故昌黎有云：「善醫者不視人之瘠肥，察其脈之病否而已。」脈不病，雖瘠不害；脈病而肥者，死也。西晉王叔和氏所著脈經，其理淵微，其文古奧，讀者未必當下領會，以致六朝高陽生僞訣得以行於世，而實爲大謬。士材李夫子以良

相之才而屢困場屋數奇未遇旁通黃岐之學遂登峰造
極足以繼前賢而開後學著爲正眼一書真暗室一燈與
叔和脈經並不朽於霄壤間孰謂良醫之功不與良相等
哉向有原刻始於 本朝庚寅惜乎卽懼散失越十年予
重加考訂付之剞劂後復校本草通玄病機沙篆合爲三
書行世已來將五十年使遐陬僻壤咸得私淑李夫子矣
奈其板將頽且更思有未詳如四診之類僭補無遺重登
梨棗今四方君子讀之悟其理以大其用而醫士之不易
爲者可共爲焉豈不甚快吳下門人尤乘拜題

嘗聞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固知裔於
天者不能豐於人也天與人交受其極而道濟天下則吾
師李先生真其人矣昔先文敏公與吾師尊人震瀛先生
暨長公念山先生兩世年譜且以大道旦晚就商於吾師
最稱契密與也以故稔生平甚悉吾師以七步才春秋十
二輒童試冠軍觀場者九副榜者再而奇於遇遂隱居樂
道受記蒔於尊宿不復向人間染世腴矣無奈證岐黃之
微者四十餘年著靈蘭之典者甘有餘種且名滿天下安
得不屢滿戶外耶悲願弘深既噓當世之枯復振千秋之

鐸嗟自六朝以至今日脈義晦於高陽今古蘊於幽谷因
撰脈書二卷撥其霧冒藤窠措之光天化日在內經爲印
泥之契在僞訣爲頂門之針命之曰正眼者亦猶竺乾氏
之摩醯眼開着着用中遂覺舉世之內眼皆偏耳是刻普
通行使天下後世有遵途之適無亡羊之歎軒岐已墜之
統一朝而續其神燈則所懷者不已大而所汲者不已深
乎虞之立雪於師門也裘葛甫更而黽聾差醒竊其餘緒
以徵諸指下幾於聲應响而影隨形也不謂當吾世而上
池之水依然在也而斟酌焉而飽滿焉而分其潤以潤世

本先後以施治療之方則沙象備矣將欲按脈察色審聲
望氣以知病之所由生則正眼詳矣將欲辨氣別味隨溫
涼寒熱以攻疾去邪則通元要矣高明者潛心玩索可以
上幾化神淺近者進而通之亦足以驅滌固陋名都大邑
固當奉爲養生之經下里窮簷無難構爲拯危之秘以視
夫高語神黃無裨實用者相去遠矣乘因讀是書而有感
焉人之有生賦形於天受身於親亦云重矣內則情欲蕩
之外則客邪乘之其所以致疾者多端雖善攝生者亦難
保其百年無疾而不自愛者復益之以恣縱荒耽一旦有